

邓九刚——著

长篇历史小说

第二部

大盛魁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大盛魁

（第三部）

邓九刚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盛魁·第三部 / 邓九刚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5404-6524-7

I. ①大…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96820号



大盛魁 (第三部)

邓九刚 著

出 版 人: 刘清华

选题策划: 龚煌景 (龚湘海)

责任编辑: 龚煌景 (龚湘海) 苏日娜

版式设计: 周基东设计工作室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970 mm×680 mm 1/16

总印张: 74.5

本册印张: 25.5

总字数: 1,170,000

本册字数: 400,000

印数: 1-4000

书号: ISBN 978-7-5404-6524-7

定价 (全三部): 112.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第一章

晚冬。飘飘洒洒的雪花笼罩着世界。一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全都是洁白硕大的雪花，能见度极低，几十步开外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整个世界都是灰蒙蒙的。眼前的雪片，飘飘洒洒，似乎永无止境的感觉。

后半晌的微光闪耀着，草原大道被大雪掩埋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暄软的积雪在马蹄践踏下发出“咣叽咣叽”的闷响，阴云紧压着大地，把整个草原拥抱在了它那灰蒙蒙的怀抱中。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从空中将一批又一批的雪片抛撒下来，为马队披上了白色的衣衫。被风卷起来的雪片斜着抽打在赶路人的身上和他们座下的马身上，使前进的马队备感艰辛。马队的每一个人身后都跟着一匹空鞍子马，从归化城出来他们一路不停歇地奔跑，换马不换人，几昼夜的时间已经跑出了一千多里地。

骑马人斜着身子缩着脖子，躲避着一阵阵抽打过来的雪片。他们圆睁着眼睛不停地眨动，把落在睫毛上的雪片抖掉。赶路的马队由六个人组成，他们全都是来自商城归化近郊贴蔑儿拜兴村的驼夫汉子，有驮头胡德全、领房人二斗子、“暴客”呼德尔楚鲁（汉名白守义）、“狼人”刁三万，还有王锅头。飘雪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几个汉子紧紧地簇拥着他们的领头人：他的脸部有一道斜的伤疤，他就是驼道上大名鼎鼎的古海！古海的两只藏獒紧紧跟随着马队，一黑一黄，皮毛在昏暗中闪现出一束束光亮。

小小的马队就像一阵旋风疾速从草原上掠过。雪雾紧裹着马队，马队把沉闷的马蹄声抛在了身后。

马队在爬上一道缓慢的山梁之后突然间停住了。

二斗子奋力地勒着马缰绳，他的坐骑差不多撞到了古海的马屁股上。领房人发火了：“干什么？九哥！……突然勒住了马，这样骑马马会受不了的。”

古海没有答话。

紧跟在古海身边的胡德全用一种异样的声调说出了自己的发现：“好像前边有什么东西……”

“狼人”刁三万在马镫上站起来，他把手搭在眉骨上瞭望了一会儿，报道道：“好像是有一支驼队……”

古海扬起马鞭朝右手的方向指了指，抖了抖缰绳也没说话。他坐下的青骢马马蹄就像箭一样地朝着马鞭指示的方向，眨眼工夫就冲上了不远处的一

座小山包。

不久一支稀稀拉拉的驼队出现了。准确地说还不是一支驼队，而是一支既有骆驼也有马匹还有马车组成的队伍，其中甚至还混杂着牛车、独轮车和挑着担子的人。混杂的队伍在草原上行进，松松散散地前后拉得很开，首尾不能相望。随着奇怪的队伍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领房人却是越加看不懂了：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哩哩啦啦的骆驼所载货垛大小不一，有红柳筐的木架的，也有布包的羊皮包的；队伍也没什么统一编制，十峰二十峰一串的、三五峰一链的。这支队伍里还夹杂着马车和不少骑马的人。不用仔细看二斗子就能判断出他们大部分不是驼夫。拉骆驼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受苦做活儿的人都应该是短衣短打扮，这里边却有好多身着长袍的人骑着马。没有歌声和笑语，队伍里的人一个个全都垂头丧气地沉默着。

六个人驱动着各自的坐骑，沿着山岗下的草原奔跑着。突然一黄一黑两只藏獒冲到了马队的前面，它们激动地咆哮起来。藏獒的咆哮引起了驼队中众多护卫狗的反应，群狗的叫嚣响成了一片！

古海马队的出现引起驼队的惊慌，喊叫声、骚乱声骤然间响起来。队伍里的人全都惊慌失措。

“小心！……”

“劫匪来了！”

“快抄家伙……”

……

一些年轻力壮的驼夫都扑向骆驼，从货垛子里面抽出刀和枪，准备与“土匪”搏斗。

在很短的时间内驼队已经围成一座“驼城”，数以千计的骆驼和马车组成一个方阵卧倒。人、车和货物被围在中间。

古海策马跑向“驼城”，问道：“敢问你们是哪来的驼队？”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人群吱哇乱叫，一片惊慌失措。古海觉得又是好笑又是悲哀，压着性子又问了一遍：“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归化城的商队！”一个领头人警惕地朝前走了几步，他爬上了一辆骆驼车的车厢回答古海的问话，同时用狐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对方。

另一位手里握着一杆破旧的伯勒根猎枪，身体颤抖着反问道：“你是什么人？”

古海马队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古海举起手摆了一下，大家顿时都止住了笑。

紧张的空气松弛下来，一个中年商人从“城”内走到边上来，说：“我们是逃难的。我们是从恰克图买卖城逃出来的。”

另一个说：“我们还以为是遇上土匪了呢。”

“买卖城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老年商人奇怪地反问道，“难道你没听说吗？俄国人的恰克图和咱们的买卖城全都闭市了。”

“中国人的商号全都撤庄了！”

“市面乱极了，恰克图和买卖城突然冒出许多土匪，到店铺里拿东西，抢东西，还打人。”

“提心吊胆啊，不少人在买卖城就被抢了，在路上刚刚又被土匪抢了一次！”

“那些土匪单抢中国人。”

“我们的于掌柜被土匪刺伤了。”一个瘦小的伙计哭着哀求古海，“快救救命吧！”

古海问：“是哪家字号的掌柜？怎么回事？”

小伙计拖着哭腔答道：“是大义成的于掌柜，被土匪拿刀砍伤了后背。”

“哦，是于掌柜，我知道的。”

古海下马走进方城，来到受伤人的骆驼车跟前。见受伤的人面色惨白，双眼紧闭。古海伸手撩起盖在于掌柜身上的肮脏毛毯，惊了一跳。只见于掌柜斜着身子躺着，左边的一条背膀从肩部到肘弯全都被黑色的凝血糊满了！黑色的凝血把衣袖和受伤的创口黏结在了一起，已经分辨不出谁是谁了。

“于掌柜！”古海伏倒身体喊着，伤者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小伙计急了，哭出来：“于掌柜，你可不能死啊。”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古海把手背放到于掌柜鼻子下，稍会儿把手抽了回来。

“怎么样？”吓傻了的小伙计哭着问古海。

古海无声地摇摇头。

“只怕是没救了……”

古海在伤者的车前默默站了一会儿。二斗子说：“九哥，咱们帮帮于掌

柜吧。”

“怎么帮？”古海反问二斗子，也不等二斗子回话就扳鞍纫镫，翻上了马背，“你不知道我们身上有要紧事吗？上马！”

古海双脚使劲儿磕了一下马肚，坐下的青骢马就像箭一般地冲了出去。

二斗子、胡德全、刁三万他们全都无奈地跟在古海的身后打马跑起来了。

一口气跑出大约有三十里地，古海勒了勒马缰绳使马放缓了步子走起来。

“你得给弟兄们说说清楚！”二斗子沉着脸把自己的坐骑靠近古海说，“你还有人性没有？眼看着别人有难也不管。”

刁三万愤怒地喊道：“你见死不救！不仁不义！”

胡德全也说：“你原本不是这样的人啊？！”

只有王锅头说：“你们没听见吗？古掌柜说过了，咱们身上有紧要的事情。”

“什么要紧事，这出来都三四天了一个字没露。哼！该不是做暗房子生意吧？那可是会掉脑袋的！”

二斗子的话勾起了刁三万的不满：“能有什么要紧事，既然用弟兄们又信不过。真是没意思得很。”

古海叹口气，看看跟着自己身边的弟兄衣服全都湿淋淋的，样子很是疲惫，心里也过意不去。就说：“好吧，弟兄们。不是我信不过大伙儿，实在是这次大掌柜交给的任务甚为重要！是关乎大盛魁命运的大事，也是关乎归化商界命运的大事。”

“说得这么严重，你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好，既然是这样……我就告诉吧。你们听着，”古海看了一遍大伙，“我们此次是要到托博尔斯克去！”

“哇！托博尔斯克……那可是俄罗斯的地界！”

“说对了，是俄罗斯的地界。”

“怎么不早说？”刁三万喊起来，“早知道是到俄罗斯我得好好把老婆孩子安顿一下。我家的骆驼……”

胡德全说：“就知道老婆孩子，三句话就离不开你家的骆驼。还能成什么大事？”

刁三万不服气：“谁家没有老婆孩子，贴蔑儿拜兴谁家没有骆驼？”

“行了，别争了，”古海正色道，“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前面不远就是

乌兰木图山口了，我就告诉大伙儿——这一次我们是去俄罗斯执行秘密任务。我们是到俄罗斯境内接应一批特别的货。”

“是什么特别货值得我们冒这么大风险，不管不顾的？”

“是压茶机！”

众人一听全都呜哩哇啦地喊叫起来。

“吵什么！”古海厉声道，“现在后悔也不迟。对了，我还得把话撂在明处——我们这差事非常危险。大伙想好了，不愿意去的早说话，现在返回去还来得及。”

众人全都哑然了，你看我我看你。

“那还说什么废话！”胡德全打断了古海的话，“你古掌柜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没得说，你说咋干就咋干。”

马队继续北上。小小的马队像箭一样穿过雪雾，马蹄敲打着草原的胸膛渐渐远去，马队像一阵旋风刮过了洼地，奔上了一个陡峭的山梁。骑手们无声地督促马匹簇拥而去，一黄一黑两只藏獒紧紧跟在他们的后面。眨眼的工夫，古海马队就消失在雪雾的后面。

又跑了整整一天，古海他们的马队与另一支马队相遇了，是大盛魁乌里雅苏台分庄派出接应的人到了。

乌里雅苏台分庄派来接应的也是一支精悍的马队，总共只有四个人，看不出身份，单从衣着看很像是当地的牧民，其中有一个是俄罗斯人。可是一张嘴说话，古海就知道他们全都是商人。双方见面气氛很严肃，接应的人一个个全都沉默寡言，为首的掌柜简单地和古海打着招呼：“你就是古海掌柜吗？……请跟我来一下。”

他把古海拉到离开大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说话。

其余的人一言不发，从马背上卸东西，东西很简单，全都是服装和食物。俩人说了一会儿话，就回到大伙身边。

“把衣服全都换了！”古海果断地说着，然后自己率先动手把身上的衣服脱掉。

大家就迅速地把衣服换了，窝在临时搭起的小帐篷内吃了点东西。稍做休息之后，古海一行人要接着朝前走了。这一次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全都是俄罗斯布里亚特牧民的服装，一个个头戴尖顶的高帽子，身穿布里亚特长袍、脚蹬翘头的祥云马靴。猛然看上去他们完全是一支俄罗斯的马队。

接应的队伍里那个俄罗斯人留下了，给他们做向导。分别的时候，为首的掌柜简单对古海交代说：“他叫彼尔，你们进入俄境以后一切都要听彼尔的！”

其余的人都返回去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见一座黑黢黢的山峰挡在他们的前面。彼尔示意大家停下，彼尔会讲一口流利的蒙古语，与古海交流没有一点障碍。

“你们在这里等着，千万不要动，我到前面交涉。”彼尔简单安顿一下独自去了。

几个人把马都聚拢在一起，一个个双手紧拽着马缰绳谁也不敢出声。

寂静中突然响起了马嘶声，是胡德全的云青马叫起来了。胡德全伸手在马耳朵上扇了一下，骂道：“你这个妨祖货，悄悄的！叫人听见会把老子的命要了。”

二斗子压低声音问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谁知道呢，”呼德尔楚鲁说，“黑乎乎的几十步之外连人影也看不见了。”

胡德全说：“我怕是连方向也说不准呢。”

“告诉你们，看着前面黑乎乎的影子了吗？”二斗子指着说，“……我们是到了乌兰木图山口了！”

“真的吗？”胡德全问，“归化到乌兰木图山口有三千多里地呢。”

“你以为呢，九哥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地疯跑，我的马都快要跑死了。”

事情让二斗子说对了，这里正是中俄边界。大清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的边防部队就是靠着萨彦岭这样一个天然屏障来帮助他们守卫共同的边界。而事实上边界是个极为模糊的概念，每当春季，执行任务的边防部队就会牵着马在密不透风的萨彦岭森林间蹚出一条道路来，他们把整棵的白桦树砍下来，驱赶着马拖着白桦树穿过密林。像一杆巨大的扫帚似的白桦树在密林中拖出了一个通道，这就是国界线。

但是不管森林多么的茂密，多么无路可走，林中有多少猛兽出没，那些散布在界山两边的农民、牧民、猎民还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越边界做些交易。密林间有许多只有他们才能够知晓和使用的小道，成为他们自由的通道。在利益的驱使下，他们表现得异常活跃。当这秘密被商人们知道以后，许多商人都想方设法进入到萨彦岭密林深处，加入到边民做生意的队伍里来，使这种地下贸易的数量达到了非常庞大的程度。官方把这种来自于民间的自发的

贸易往来称做是“走私”，而这种走私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在中俄贸易总量中占了将近一半的比重。这就是两百年间发生在萨彦岭密林深处的传奇故事。

现在古海带领的小小马队就正在穿越萨彦岭密林中的一条神秘的通道。天亮以后，这支神秘的马队已经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

彼尔带领他们沿着大道又跑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来到一个村落。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子，村子里人口很少，只有十来户人家。居民住的全都是用圆木劈开的棱木建成的房子，他们走进了一座大院，彼尔说：“我们到地方了，你们可以休息了。”

主人把大家让进了房间。主人是一个大胡子的红脸膛汉子，宽阔的肩膀，穿一件高加索式的长衬衫，衬衫的下摆一直拖到了膝盖的地方。房子里很是洁净，餐桌和床以及凳子全是用未经加工过的圆木做成的。大家围着桌子吃东西抽烟喝茶，然后躺在木床上睡觉。这个过程中大家几乎没有说几句话。

主人带着彼尔和古海来到房子后面的院子，那里停着六辆四轮马车。马车上装的东西堆得很高，上面用苫布苫着。古海伸手摸了摸它，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那车上装的果然是铁质的机器。

还是在前年，为了搞到这批压茶机，大盛魁商号付出了高出原值两倍的代价，几经周折，托俄罗斯合伙人将压茶机运到了比斯克。比斯克是与中国城市科布多最接近的俄罗斯边境城市。但是就在压茶机即将过境的时候，消息泄露了出去，还没有到边境呢，俄国边防部队就在半道上把压茶机扣住了。原因很简单，压茶机属于禁运物资！压茶机在俄罗斯军方手里放置了大半年。是彼尔通过军队的朋友疏通了关系，把压茶机从军队的手里弄出来了。但是压茶机不能够再从比斯克附近穿越国境线。比斯克军方要求他们离开自己管辖的区域。

在大院的屋里整整休息了三天三夜，一个俄罗斯妇女给他们做饭。除了做饭的俄罗斯妇女之外，三天里他们没有看到第二个人。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到了第三天傍晚，彼尔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军官。彼尔把古海叫到内室。

年轻的军官很有礼貌地与古海握握手，用俄语问候道：“你好，朋友。”

“这位军官是我的挚友，”彼尔介绍说，“以后由他来负责你们的安全。”

后来古海想起来，无论谁都没有提到那位俄罗斯军官的名字，甚至事后古海也没有问起过。

俄罗斯军官用俄语简短地与古海交谈了几句。

在院子里，彼尔指着那几辆马车说：“这六辆马车所载的是六台蒸汽压力机的全部部件，它可以组装成压茶机。现在我把它们交到你的手里，过一会儿你把这些机器清点一下。我必须告诉你，这些机械玩意儿与汉堡白银一样，目前是我国政府禁止出口的东西。”

“我们只能保证把你们护送过乌兰木图山口北口。到山口南边以后情形会怎样就只有上帝知道了。”军官又补充说，“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古海很自信地说道：“山口那边属于大清国，到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地盘自然就会有人接应我们了。你放心！”

古海跟着彼尔，把几驾马车上载着的货物检验了一遍。天黑以前他们出发了。说起机械的事来古海当然不懂，他相信彼尔办事是牢靠的。

让古海感动的是，彼尔把他们交接给那位俄罗斯军官后，并没有马上离去，而是放下自己的商务又陪他们往前走了一段。大道上的雪都被马蹄和车轮碾碎了，变成了黑色的泥巴。载着重物的四轮马车一次次地陷入烂泥坑里去。他们甚至都不能够点起一只火把，为了不暴露目标，他们摸着黑把自己的骑马套到车上去，用五六匹马的集体力量把马车从泥泞中拖拽出来。

所有的人都在马车的后面推车，彼尔几次跌倒在泥泞中，身上的衣服被雪雨浸透了又被泥沾污得一塌糊涂。帽子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胡德全、二斗子、呼德尔楚鲁、刁三万和王锅头五个人浑身上下都被泥水裹满了，脸上沾满了泥巴，谁都认不出是谁来了。这些马一个个都很消瘦，肚子瘪瘪的，皮毛上沾满了泥巴。在泥泞中不歇气地跋涉了几百俄里的路程，这些马和人一样都已经精疲力竭了。拉车的马更是疲惫不堪。彼尔建议用那些备用的马把这些拉车的马换一换，但是古海告诉他：“那些备用马全都是供人骑乘的马，它们根本不会拉车。”

.....

他们带着压茶机昼伏夜行，来到接近乌兰木图山口国境线的一个小村庄。

在他们等着再次出发时，彼尔打探消息回来对古海说：“情况很不好！你们必须在这里等待二十天……”

“难道我们是蜗牛吗？”二斗子愤怒地反问，“这里距离山口只有不到二十俄里的路程，要走那么长时间吗？”

古海没有听懂彼尔的意思，他说：“我的弟兄我自己知道，他们都是常

年在驼道上跌打滚爬的驼夫汉子。饥饿和劳累都打不倒他们，现在要紧的是把这些机器运回到我们国内。只有机器进入到我们大清国的土地上，我才能够放心。到那时再休息不迟。”

“不是，是另外的原因，一个不好的消息，”彼尔解释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决定换防的部队因为特别的缘故推迟到达。而我们原计划是趁部队换防的空子偷越国境。我们只能趁这个空子，别无选择！”

结果大好的时光就在那座不知名的小村庄空耗了，不仅是时间的消耗，更重要的是心理承受着煎熬。时间变得更加漫长，让人难以忍耐。

二

夜。银色的月光笼罩着大盛魁归化总号的院子，院里一片寂静。随着大门一阵吱扭扭的响动，一辆马拉轿子开进了院子。轿车停下，下来的是大掌柜王廷相。大掌柜一面以肉捶堵着嘴巴打哈欠，一面穿过月门走进了内院。大掌柜经过小账房门前的时候停住了脚步，他被一阵算盘的清脆响声吸引住了。小账房还亮着灯，一个人的身影清楚地映在窗户上。大掌柜兴冲冲地走过去叫道：“邴先生，天这么晚了你还在做事，该歇息了！……”

大掌柜推开小账房的门，一只脚跨进了门槛一只脚还留在门外，坐在椅子上的人不是邴先生而是年轻的大先生王福林。这时候大掌柜才想起来邴先生离开归化城已经有三个多月了。他的这位老搭档已经正式告老还乡，不会再帮他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了。

见大掌柜推门进来，王福林急忙站起身给大掌柜让座：“大掌柜，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找我有事吗？”

“没事，你忙吧，你忙吧。”大掌柜说，“你看我也是糊涂了，咋就还让你做事呢？这都半夜了，你快去歇息吧！”

王福林笑着说：“没事，没事。我把这点账对完了就去睡……”

大掌柜自嘲地摇摇头叹了口气，把跨进屋的一条腿又抽了回来。大掌柜回到了自己的屋子，他知道自己又在想念老搭档邴先生了。邴先生是与大掌柜在一起共事十几年的人，更难得的是两人情投意合。邴先生突然离开就像是砍了他的一个膀子似的，大盛魁城柜的许多东西都能够勾起大掌柜对邴先

生的回忆。不但是在夜里，就是在白天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大掌柜每次路过小账房的时候总会停下脚步，隔着窗子朝里边看看，侧耳听听从屋子里传出来的算盘珠子的清脆声音。

这种情谊是局外人不能够理解的，别看大盛魁铺伙近万人，归化城柜每天出出进进的伙计几百口子，大大小小的掌柜几十号，但是实际上字号的许多事情，尤其是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大掌柜和掌管小账房的酆先生两个人研究后拍板的。更有字号的许多经营和人事上的秘密也只有他俩人知道。比如说，那本锁在小账房墙洞里的万金账，在王福林接替酆先生之前除了大掌柜和酆先生没有第三个人看到过。这样一对多年的搭档突然间分开，要想让大掌柜不想起他，反倒是奇怪的事了。自从酆先生离去，大掌柜不知道有多少次都在睡梦中与酆先生相聚。好几次夜里，睡在外屋的小赵伙计都被大掌柜的说话声吵醒了，他在炕上坐起来略略定了定神，就猜到是大掌柜又在做梦了。小赵披件衣服来到大掌柜炕前，他把大掌柜推醒了。蜡烛的亮光晃动着，照耀着大掌柜迷茫的双眼。

“小赵，我刚才说什么了吗？”大掌柜在被窝里坐起来了。

“大掌柜，”小赵笑着说，“您又喊酆先生的名字了。”

“哦。”大掌柜自嘲地笑笑，摇了摇头。

看着大掌柜重新躺下，小赵才把蜡烛熄了悄悄离开了。

一个念头在小赵的心里升起来，他害怕地想道：“大掌柜如今这样的健忘，该不是真的老了吧？”

事实上，大掌柜近来身体确实大不如前，可以看出记忆力明显衰退。聂先生也曾多次委婉地警告过他，要他少做事多休息。大掌柜自己似乎也有所觉悟，心里也已经生出了退休之意。闲暇的时候越来越喜欢和他身边的人谈论他少年时代的事，谈论他的家乡，谈论他的父母妻子家人。

这样的话听多了，关于大掌柜的事情小赵就知道了许多。

大盛魁字号内部和通司商会的事马乱营糟的，烦心事一件接一件，就像是雨季里的野草疯长着，任你怎么割也割不完。大掌柜这个“芟手”有点犯愁了。最近他刚刚处理了通司商会整顿会务的事——不少倒闭的商号和已经关了门只是没有宣布倒闭的商号，很多都没有按照规矩到商会来注销自己的号名。商会自己收不上会费不说，还要为这些商号向各个衙门缴纳名目繁多的税费。为此通司商会与好几个衙门发生冲突，而那些倒闭的商号有的竟然

连人也找不到了。

大掌柜除了记忆力差了，似乎性格也发生了变化。夜里总是觉得被子不够暖和，莫名其妙地就常常说冷。深夜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让小赵为他掖被子。本来被子已经盖得很好了，可他还是觉得冷。后来大掌柜自己明白了，这寒意不只是在身上，要紧的是从心里往外渗。

归化商界形势骤转，不利的因素越来越多，社会秩序也是越来越乱。而酈先生恰在这个时刻告老还乡了，使他觉得身边缺了一个知心的人，失去了依靠。很奇怪大掌柜统领着大盛魁数千人马、几十个庄口，在商海中叱咤风云几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势单力薄。这个一向非常有主见的商界巨子，常常感到一种危险在向他压过来。

除了想念酈先生，这种时候大掌柜还常常想起另一个人，便是古海。大掌柜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一样了解古海，这是一个商业奇才！一种直觉告诉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古海将是大盛魁的栋梁。他强烈地盼望着古海能够带着压茶机早日归来，同时古海本人也能够尽早地浮出水面尽早回归大盛魁。为此，大掌柜常常夜不成寐。

三

单从表面上看，归化城依旧是一幅繁荣热闹的景象，街面上走动的人非常多。如果站在北门城头上望去，整个大北街、大南街，北门外沿着扎达海河两岸的道路，到处都是涌动的人群，街市一片喧嚣。

本来左宗棠收复伊犁，新疆建省，大清国整体局势日渐趋于平静，整个北方局势安定，再加上恰克图、买卖城口岸贸易量猛增，归化通司商号随之发展得很快，在商会注册的商家已由二十八家发展到了三十四家，又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到了六十八家了。红红火火的对外贸易使归化城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每当驼队归来，从俄罗斯、新疆运回的皮张、药材、布匹数量庞大，由喀尔喀运回的活马活羊数以十万计。饭店业在市场的刺激下也迅速发展，从高档的“戏馆”到中等的“葫芦馆”以及下等的数量庞大的“饴饴馆”，还有经营烧卖的茶馆，从早到晚顾客盈门，络绎不绝。

但是归化商界的人都知道：整个蒙古草原和中国北方的商业环境悄然间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后，情势更是急转直下！由于俄国商民享有更加多特权，俄国人纷纷移居蒙古各地。短短几年间，在色楞格河、鄂嫩河、鄂尔浑河和特斯河流域，俄国移民聚居的村落已然是星罗棋布。在很短的时间内居住在那里的俄国人，总数超过了十万人。仅库伦一隅，登记在册的俄国商人就有三千六百二十一人。再加上每年定期往来的商队、探险者和游历者，总数当在五六万人左右。

在沙俄政府的压迫下，清朝政府在新疆、蒙古的边境上增设三十五处过界卡伦，所有这些卡伦都准许俄国商人自由出入。而实际上许多俄国商人根本就不照卡伦行走，简直可以说他们就是肆意妄为，经常随便从任何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越过边界，进入大清国境内做生意。

在乌里雅苏台市场上，俄国棉织品在市场总份额中占了四分之三。不仅是在乌里雅苏台，包括整个喀尔喀和新疆大部地区在内，俄国商人设立的洋行差不多控制了大清国西北和整个蒙古地区的贸易，甚至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商人在新疆的塔尔台设立的伊塔茶叶公司，由于部分俄商的阻挠竟然不能够开张！

在俄罗斯政府的压迫下，大清朝廷对俄商的减税区域还在进一步扩大，原先仅限于由恰克图、尼布楚二地输入归化城、张家口、天津等地，俄国货物也都得到减税三分之一的优惠。清朝政府还许诺，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区，“俟商务兴旺，始由两国陆续商议添设”。

这不平等的中俄条约导致恰克图和买卖城逾千家华商的店铺大部分宣布倒闭，剩余者不足五十家，这些留守的店铺大部分也都是处在观望之中，留一两个人看守，并无营业可做。由于恰克图和买卖城商贸的萎缩，也导致了归化商业形势立显颓势。归化的商人们只是怀着一线希望，等候着恰克图和买卖城商埠能够恢复的那一天……

数以百计的中小商号在恰克图撤庄以后，大部分掌柜和伙计们都回到了归化城。没有营业空守一方，许多商号的掌柜本人都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数以千计的从业人员生活景况更是艰难。这些从业人员中大多是归化当地人，商号倒闭的那些商人家属子女也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一时间啼饥号寒，其景极惨。实际上，在归化失业的队伍并不限于通司商号的从业人员，与恰克图商贸相关的归化其他行业也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餐饮业、零

售业以及各个牲畜市场都呈现出萎靡状态。

而与这些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国洋商开设洋行的数量在归化城陡然猛增。几年前当古海还是贴蔑儿拜兴一个普通驼户掌柜的时候，在归化城的街面上只有五六家外国人开设的店铺，有俄国西伯利亚茶叶公司、瑞士人开的钟表店、英国人开设的皮毛店……总共不超过六家，差不多全都开设在大北街上。现如今，洋商洋行呼啦啦拥进了归化城，他们的店铺就像雨后蘑菇似的一圈一圈地冒了出来。许多刚刚倒闭的中国人的店铺，几乎都没有闲置几天就都重新开业了，只不过店主由中国人的掌柜换成了洋人的经理。洋人的店铺洋行在归化城的大北街大南街好几个地段都连成了片。

不久前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一个由一百三十六名外国传教士组成的庞大传教团进入了归化城。这个传道团内有比利时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当然也有俄罗斯人，黄发碧眼者有之，高鼻长髯者有之，年长者有之，年少者亦有之，还有两个留着长发的妇女，据说是荷兰人。他们是罗马教皇指示成立的一个宣教团，根据教皇的指示，这个宣教团活动的范围以归化城为中心，包括西起三盛公（今磴口市）、东至张家口，北到库伦（今乌兰巴托）这样一个广大的范围。传教团进入归化后一头扎在了天主教圣母圣心教堂，从到达归化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在市面上活动，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深入到归化城各个街道，在市场上、居民的聚居区与商人市民广泛接触。传教士所到之处都会引来围观尾追的人群，使得城内城外的交通时常阻断。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消息传开四乡八里甚至更远地方的农民牧民闻风而动，从四面八方朝归化城拥来。

这种预料不到的情况首先引起了土默特衙署的不安。结果没出三天便闹出了事端。归化城巡警纷纷向土默特衙署报告：一些泼皮、流氓趁机作乱，入室盗窃、拦路抢劫、污辱妇女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的盗贼把传教士的帽子、怀表和手中的《圣经》盗走了。总之市面上十分混乱。道台衙署和土默特衙署不断地接到报案，弄得两府公人手忙脚乱。

更为严重的是传教团到处乱窜引起了宗教冲突，一个修女竟然跑到了席力图召门前与一个光头的小喇嘛纠缠不休，宣讲她的上帝。结果引得席力图召的活佛勃然大怒。活佛亲自到土默特衙署和归化道台衙署，警告说：“佛门清净被严重扰乱，如果官府对这些外国人不加限制，召庙将要组织喇嘛自行驱逐！”